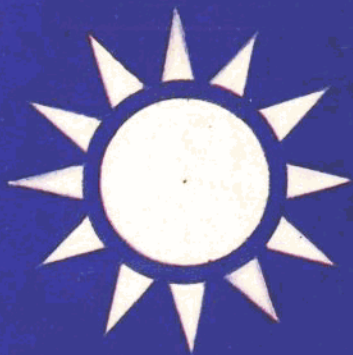


李荫沙著



下 民国总统之谜



民国总统之谜

李荫沙 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1994 • 9

六 贿选总统曹锟之谜

从卖布小贩到北洋军阀首领，再到总统。一个出身低微、学识粗浅、经商乏术的曹锟，何以能受到袁世凯的提携重用，最后爬上总统宝座呢？难道是机缘的恩赐？还是巧遇“恩人”？

1、家世、家庭之谜

曹锟出身低微，其家族靠曹锟势力，贪污受贿，克扣军饷，横征暴敛，无恶不作，个个飞黄腾达，显赫一时。

1·1 人见人恨的曹三傻子

曹锟，字仲珊，直隶天津大沽人，生于1862年（清同治元年）。其父曹本生，以排船（即造木船）为业。膝下有五男两女，长子曹镇，次女曹大姑，三子即是曹锟，四子曹锐，五子曹钧，六为女曹二姑，最小的儿子是曹锜。

曹锟自幼入私塾，故能粗通文字，因家境贫寒，十几岁就与亲戚合伙推车下乡贩卖布匹，经常往来于天津大沽之间。由于家住海边，有时也私下贩卖食盐。曹小时候由于生性比较愚钝，人称曹三傻子。由于在家经常习练武艺，舞棍弄棒，加之身材魁伟，人们一望而知他是一个赳赳武夫，曾与葛沽、咸水沽一带的地痞流氓头目刘得胜联合，时常聚众斗殴，寻衅滋事。有一次，曹锟偶然遇见一占卜者，请他为自己占一卦，卜者见他有虎形之躯，语言粗蛮，不敢得罪，遂故意讨好他，称他将来有当县太爷的福分。曹自知素常平庸，

认为算命有意嘲弄他，顿生怒气，猛抽卜者两巴掌。此外曹锟喜好玩乐，酗酒成瘾，在贩布中所得蝇头小利，大部分用于饮酒作乐，当醉酒后常在街上耍酒疯，四处寻觅妇女与之调笑，惹得大沽百姓痛恨。乡里的那些无聊之辈便乘他酩酊大醉之时，把他的布匹和赚的钱抢走，更有甚者，有的无赖平时以女色为诱饵勾引他，骗取其钱财，曹不敢与之争斗，只得认诈。由于曹不善经营，有钱随手花费殆尽，终致亏本歇业。然而，他既不愿务农，又不肯随父学排工，终日游手好闲，惹事生非，为乡人所不容。

1·2 将妹妹献给袁世凯为妾

1892年，曹锟20岁时，有一次他贩布到保定，受到守卫城门的清兵侮辱，使他气忿难平，但同时又羡慕吃官粮当兵的威风，觉得做小商小贩难成大事，便投淮军当兵。曹锟相貌堂堂，体格魁梧，又粗通文字，于是不久被送到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，毕业后往宋庆的毅军充任哨官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，曹锟随军去朝鲜。战后清廷鉴于旧式湘淮军已不足恃，有意改练新军。当时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留京，充“督办军务处”差委，抢先上书朝廷，提出练新军的策划。经多方钻营，他取得西太后之亲信荣禄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的推荐，1895年底被派接管“定武军”十营，以之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。这支使用新式枪炮的队伍驻扎在天津附近的小站，有4700余人。袁接管后增募2000多人。曹锟随即投奔袁部，参与军训工作。由其亲戚将他辗转介绍给当时为小站练兵处提调（当相参谋长）的徐世昌，徐则将曹推荐到袁世凯总办身边听差。由于他在社会上东游西荡，厮混多年，渐渐学会了一套溜须拍马、见风使舵的本领，因此他对袁世凯极尽恭顺奉承之能事，受到袁的赏识。1902年袁任曹为右翼步兵一营管带。此时曹锟与徐世昌、段祺瑞、张勋等均成为袁的心腹。由是曹对袁更加效力，袁亦对其更加宠信。袁好以貌取人，认为曹具“虎形而有福相”，有意栽培他，便送他

到第二期军官班学习，毕业后即任命为亲兵管带。

不久，曹锟听说天津宜兴埠曹克忠，是清季水师提督和陆军提督，曾随左宗棠到新疆镇压回民起义，卸任后住在天津北门里，人称“曹大帅”，与袁世凯祖父袁三甲是把兄弟，两家时常往来，世交甚密。曹锟认为机会来了，便备购厚礼，以同宗名义到天津拜见“曹大帅”，认宗攀亲，竟被曹克忠认作族孙，并由其姨太太向袁世凯说情，让他给曹锟加官晋爵。曹锟并不是真傻，而是很识趣，为了讨好袁之欢心，将其胞妹献给袁为袁之第二妾。于是曹锟官运亨通，从北洋第三镇管带（相当营长），很快升为北洋陆军第一混成协统领（相当旅长）。1907年初又被提拔为新军第三镇统制，率部驻扎北京城。曹始终在袁的身边，从未上过战场，未闻过枪声，但却能晋升为统制，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同年末，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调，曹锟率北洋陆军第三镇随行保卫，移驻长春。此时正值严冬，天气奇冷，大多关内士兵不适关外气候，耳朵生冻疮。曹锟忙命军需处为每个官兵缝制一个毛皮耳套，深得人心。贝勒郡王銜亲王载洵到东北巡视时，曾传令嘉奖曹锟。日俄战后，东北三省人民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榨，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。曹锟因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“有功”，屡获清朝统治者嘉奖。1911年4月，授他以副都统衔，不久又“补总兵后以提督升用”。

武昌起义爆发后，清廷被迫重新起用袁世凯，曹锟受袁之命率第三镇全体官兵，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一带，镇压革命。

1912年2月，在南北议和的默契下，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，并确定临时政府地点在南京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窃取。这时第三镇改为第三师，曹锟继续任师长，驻北京南苑，成为袁的得力爪牙。南京临时政府派蔡元培、汪精卫、宋教仁、唐绍仪四名专员到北京，迎袁南下就职。由于袁本身的势力均在北方，不愿南下，他表面上装做准备离开北京南下的样子，却在暗中让其大儿子袁

克定唆使曹锟在北京、保定等地发动兵变，然后借口北方需要他坐镇，以作为拒绝南下的借口。2月29日晚，曹部之第三镇借减饷问题先行举事，蜂涌进城，抢掠东城市面，纵火东安市场，次日驻丰台第三镇第五混成协在京保道间哗变，劫掠百姓，接着天津也发生兵变。这就吓得四位迎袁专使不敢留驻北京，甚至也不希望袁世凯立即南下，唯恐京城治安无人维持，影响外国使节的安全。曹锟深知袁事后绝不会嫁祸于他，反而会受到重赏，所以干起这些勾当特别卖命，果然事后获得白鹰勋章一枚。曹锟因替袁制造拒绝南下的借口而“崭露头角”，其大名始为世人关注，人们才明白曹锟是一个袁世凯手下的忠实鹰犬。1913年9月，袁见曹办事对他特别忠心，遂任命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。曹率第三师进驻岳州，与湖南都督汤芗铭共同监视南方革命势力的动向。

从此，曹锟大耍各种权术，周旋于各派官僚之间，纵横捭阖，权倾一时，横征暴敛，当老军阀冯国璋一死，他便成了北洋直系军阀的首领。

1.3 京、津梨园不准演曹操戏

曹锟家族都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，挥霍无度，一掷千金。曹锟驻保定不久，就大兴土木，将原清代直隶按察使司狱署改为宾馆，他自吹仰慕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，便给宾馆命名为“光园”。又将关帝庙改建为“曹锟戏院”，并决定把府河两岸600余亩地建成规模宏大的“曹锟花园”。

曹锟本来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当了督军、巡阅使后，为附庸风雅，经常练习画梅，好写一笔虎字赠人，趋炎附势者徒对其吹捧尤加，曹窃喜自己文武双全。在当时，《击鼓骂曹》、《徐母骂曹》这类戏，本是戏剧界常演出的传统剧，但到曹任大总统时，其左右为取媚于他，竟通知京、津一带梨园不准演曹操的戏，一时群情哗然。老百姓讥笑道：“今后总统千万别姓朱、牛、杨、马等姓的，否则猪、牛、羊、

马皆要被禁杀，人将吃素了。”

曹锟有四个老婆，两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原配郑氏无后。复娶高氏生一女嫁与天津“李善人”后裔。又娶陈寒蕊即所谓陈夫人，生有一女一子，其女嫁给丰润县大地主、烟台道尹张敬臣之子；其子出生时恰逢曹锟攻占岳州，因而得名曹士岳，成年后娶袁世凯的幼女为妻。曹锟最后纳新宠刘凤伟为妾，即坤伶九丝红，生得一女叫曹士英，七岁时，经张景惠、靳云鹏拉拢撮合，与张作霖之四子张学思订婚，但这一政治性的包办婚约，后终被解除；曹锟转战中原期间，刘氏又生一子取名定中，即曹士嵩。

曹锟四个老婆中以陈寒蕊、刘凤伟二人最为得宠，因此她们相互争宠争财，闹得满城风雨。刘凤伟是天津人，出身贫寒。她从小学唱河北梆子，后改唱京戏。专攻老生，曾轰动京津等地。曹锟酷爱看戏，不久看上了刘凤伟，曾几次派人说媒。刘执意不肯嫁曹做小，而曹死缠不休。刘的母亲无法摆脱，便提要求下龙凤帖，明媒正娶。曹即答应，次日便送龙凤贴。这样刘违心地嫁给曹锟，这时曹48岁，刘才19岁。曹下野后，起初与陈寒蕊住于英租界，后又移住洛阳道公馆与刘凤伟住在一起。此时陈、刘二夫人间的矛盾，已趋尖锐，最终在1929年除夕前，陈、刘二夫人在刘凤伟寓所大打出手，陈被打伤多处，气愤难忍，通过关系买通英租界工部局职员和巡捕，雇了一批流氓打手，用一万元聘美国流氓律师法克斯作顾问，拟以武力报复。刘凤伟也毫不示弱，也买通工部局另一部分人员，也雇流氓作保护，持枪警戒，日夜巡逻。双方僵持数日，花掉的钱财十分惊人，这一幕丑剧为京津报界增添了不少花边新闻，亦为人民所不齿。

曹锟50多岁还是膝下无子，一天见三夫人陈寒蕊有身孕了，着实高兴坏了，便立刻遣人请来保定有名的算卦先生司岳三，想算出是生男还是生女。是否平安。司打量了半天陈夫人，神秘兮兮地对曹锟说，大帅要双喜临门了。曹一时不解其意，便问：“莫不是双

胞胎？”司摇头称不是，然后卖关子地说：“双喜，双喜，喜到临头，便知分晓。”曹仍疑惑不解，但不便再问。等夫人分娩，生得一胖小子，正值吴佩孚在湖南前线攻克岳州。真乃“双喜临门”。他立刻下令在光园内外张灯结彩，隆重庆贺。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贺礼。为感谢司岳三，曹命人给司盖房挂匾，并委任司岳三以副官之职。

1·4 善于敛财的曹氏家族

以曹锟为首的曹氏家族集团，是一个包括军阀、官僚、土豪、恶霸、婊子的混合体，曹锟从布衣出身，扶摇直上，官达总统，其族人不仅妻从夫贵，子承父荣，弟从兄荣，侄借叔威，而且怙势要挟，凶暴横蛮，亦飞黄腾达，显赫一时。

曹锟兄长曹镇，字馥庭，幼年随父在船行当排工，待曹三爷起家显贵后，依仗胞弟专事掠夺田产，经营商业，成为一个横行乡里、无恶不作的大地主，当时乡人畏他如虎。曹镇原配生育两个儿子，长子士魁，不学无术，曾充任陆军统带、两湖宣抚使署运输队大队长等职。次子士彦，当过缉私营营长，称霸一方。曹镇为给祖先修建家祠扩展地基，强拆邻人家的房屋，刨掘他家祖坟。大沽居民盖房，不许比曹家的房子高，否则，即认为有意压倒他家风水，不是强行收买，就是勒令拆除。曹镇在家乡还霸占过几个好女作为外室，70岁时强纳天津某坤伶为妾。

排行老四的曹锐，字健亨，少年时在大沽钰盛号米庄学做生意。俟三哥从军得势，便弃商而仕，曾在天津县任清乡局长，并捐资为候补县丞，旋任迁安县知县；又捐资为候补道，宣统三年一度任直隶藩台。1917年，曹锟向段祺瑞推荐弟弟为直隶省长，至此兄弟二人分掌一省军政大权。任职数年内，贪赃枉法，声名狼藉，遭各界指责，被去职。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，他出任直系军需总监，冯玉祥发动政变被捕，曹视财如命，舍命不舍财，吞服鸦片烟自杀。曹锐仅有一子曹士藻，在曹锟未得子前过继为嗣。曹锟得子，即令其归

宗。曹士藻曾是恒源纱厂协董，他的鸦片烟瘾特大，仅 39 岁就病死了。曹士藻的儿子曹继周(字郁文)更是一个不可一世的纨绔子弟，仗着曹家的势力，曾当恒源纱厂经理，与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向世雄交情较深，为非作歹，无恶不作。天津解放前夕，携百余箱珠宝玉器逃往香港。

排行老五的曹钧，字秉权，早年在大沽美孚油庄当大写，曹锬任直隶督军时，凭着三哥的权威，被荐为安福系国会议员；曾任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及北方航业公司董事长等职。他膝下四子，其中长子跟随曹锬任卫队旅长。

曹家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是曹锬，字子振，曾任陆军测量局局长，第三师曹锬部团长、第四混成旅旅长，第二十六师师长，被授予平威将军。

曹锬早先本不讨兄长们的喜欢，自从进献优伶九丝红(刘凤伟)为曹锬妾后，很是得到三哥的信赖，遂升官极速。曹锬成天混迹于妓院赌场，狂嫖滥赌，许多妓院的杂役(俗称“茶壶”)，通过妓女和曹锬的关系，皆成为他手下的军官，曹锬任二十六师师长，其手下的营、连、排长，参谋、副官，半数以上都是这些流氓地痞担任的，当时天津人把二十六师叫作“茶壶队”，传为笑柄。

曹锬家族有权有势，靠压榨黎民百姓，贪赃枉法，个个成为百万富翁，成为当时暴发户的典型。其贪赃枉法、营私舞弊的手段极为卑劣。他们拥有许多企业资产、田地产及房产，其价值不计其数，珠宝玉器则更非外人所能尽知。曹锬的现金多交与曹锐管，大部分存入美国花旗银行，其次，是英国汇丰银行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。这些存款都是用假名假姓，由曹锐主管。第二次直奉战争，冯玉祥倒戈逮捕了曹锐，他自知罪孽深重，畏罪服毒自杀后，死无对证，他们掠夺压榨所得的民脂民膏，也都白白送给洋人。

曹锬统帅大军多年，发财机会俯拾皆是。克扣军饷。曹锬利用手下干将李彦青大肆克扣薪饷。成为掠钱夺财的重要渠道。李彦

青原是长春某澡堂的伙友，曹锟驻防长春时，每到澡堂洗澡，李格外殷勤伺候，极力讨好巴结，果然得到曹的欢喜，让他随身当差。后升至直鲁豫巡阅使署军需处长、总统府收支处处长。李善侍宠弄权，在直系正规军二十五个师每次发饷时，他从每师克扣2万元，说是给大帅曹锟的报效费，仅此每月便有50万元，每年达600万元，实际远不止此。对于许多依附直系的杂牌军队，克扣就更多了。

滥报军费。曹锟惯用此术大捞好处。他的军队只要一有调遣，立即就要财政部拨款。1917年张勋复辟，段祺瑞任曹为两路讨逆军总司令，率其第三师由保定向北京进发，沿途一个星期并无战事，但曹要求报销60万元，段为示酬劳，令财政部如数发给，嗣后湘鄂、直皖、直奉等战役，更为曹升官发财带来“宝贵”机会。

贪污受贿。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败北，徐树铮所办西北边业银行，均被曹没收为已有。曹任总统后，天津王氏巴结总统，急于当天津造币厂监督，条件是每月给曹孝敬10万余元。

敲诈勒索。曹当大总统后，为广刮钱财，经常派遣爪牙，秘密到各省，向官吏进行敲诈勒索。1924年春，派亲信曹锐之子曹子珊去湖北，以视察为名，向督军萧耀南强索视察费10多万元，萧慑于曹氏兄弟的权势，不敢抗拒，只得令军需处如数供上。

与曹锟比起来，其弟曹锐贪赃枉法。残酷压榨直隶省人民，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曹锟任巡阅使后，一意研究生财之道，加以其弟曹锐任直隶省长，又善理财，凡可兴利者，为巡阅使权力所不能及，则以省长之名义操办，因此“无利不往”。1918年后，曹锟感到财政困难，军饷开支入不敷出，他对于财源开辟，税务整治，异常注意，与曹锐筹划，创办东蒙垦植局，开辟大清河港口，以及创议矿产省有等项，以接济军需。还促使曹锐设立稽征税务局，凡直隶一切统税及矿税，从前归财政厅收纳的，全部划归这个局，直属省长管辖，其局长系省银行行长王芝杰、副局长王学成，都是曹锟的左右手，从此曹的经费日益增多，但直隶人民都不堪其苦。曹锐利用当

时钻营县长之职者甚多的闹剧，单靠出卖全省一百多县缺就收入多达几百万元。曹锐包办直系各军用物资，从中牟取巨额暴利。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，曹锐借口筹款，敲诈勒索，劣迹丛生，不胜枚举。取巧豪夺，不是强霸田产，贩运烟土，便是大量受贿，坐享厚利。

2、贿选总统之谜

为满足权力欲望，为圆多年的大总统梦，曹锟公然以贿赂国会议员而爬上北洋政府总统宝座，其卑劣手段在中外历史上堪称一绝。是曹三爷权势集团能“呼风唤雨”，还是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果真灵验？

2·1 本人无意竞选总统的骗局

第一次直奉大战直系战胜了奉系，奉系军阀被逐出北京，北京政府成了直系的天下，直系势力扩张到了登峰造极的最盛时期，曹锟俨然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。由此，曹锟的权力欲望也极度膨胀，已不满足于当个“老帅”，坐镇一方，而是觊觎总统宝座。早在曹三爷61岁大寿时，有人就公开奉承他，说“大帅足可以当总统了”。曹锐对此似乎比曹锟还要显得心急，他毫不掩饰地对直系干将们表示：“咱们三哥与冯、段都是北洋派的同期前辈，冯、段作过总统和内阁总理，三哥年过六旬，当当总统有何不可？”曹锟垂涎过总统瘾日久，听了这些话心里更是痒酥酥的。果然不久上演了一出民国史上臭名昭著的“贿选总统”丑剧。

贿选丑剧以“逐黎下台”拉开了序幕。1923年6月，直系军阀对当时北京政府的总统黎元洪以讨军饷、逼宫、劫车、夺印等手段，迫使黎不得来离京逃津，向国会通电辞职。黎元洪在直系军阀卵翼

下第二次当总统，又在直系军阀胁迫下狼狈下台，前后不过一年整。

直系逐黎之后，本打算立即选总统，殊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京，不仅总统选举无法召集，就连所谓宪法会议也因人数不足常常流产。从国内局势看，由于直系军阀的一系列倒行逆施，激起了全国上下的反对。而且，直系内部对大选意见也不尽统一，直系大将吴佩孚就抱有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，并不重视总统问题，曾主张“先办统一，后办大选”，对曹锟急于当总统不以为然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拥曹派加紧筹划，使出各种招数，以促成大选。他们为了缓和全国反对直系的紧张局势，企图拉拢各大派系，但都遭拒绝和反对。不得已他们又想一个妙法，修补一下残缺不全的原有内阁，暂时撑撑门面，以再谋大选之计，但也未见成效。剩下的一招就只有笼络议员回京，重整国会旗鼓。当时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建议推迟大选，继续召开宪法会议，以便转移目标，诱骗离京议员返京，为大选创造条件。7月1日，这一建议经国会中各政党同意后，当天就派代表赴保定征求曹锟意见。曹听后大为不满，他一心急于当上总统，根本不需要什么宪法。于是吴景濂私下向曹解释“先宪后选”不过是掩人耳目，拉拢议员回京，恢复国会完整，然后再行大选。曹锟顿悟，于7月2日接见国会各政党代表，表示同意这一建议。

吴景濂议长虽然为曹锟当总统摆下了一个“先宪后选”的迷魂阵，但在离京议员中有的联名来信，表示目前不宜于召开宪法会议，而应该首先解决驱逐总统的责任问题和摄政内阁是否合法的问题；有的议员对这个“先宪后选”将信将疑，认为曹锟既然急于当总统，岂能容国会讨论宪法。为了迷惑视听，吴景濂又献计于曹锟，让曹锟致电国会，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，只是一心一意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。吴景濂等人替曹拟好电稿，派财政总长王克敏到保定请示签发。曹开始拒绝拍发此电，后经吴反复劝解，

曹才勉强同意。7月22日，将电稿修正后发出。曹将原稿中“本人无意竞选总统”一句改成“私人权利，夙不敢争”。电报一发，各省直系军阀及其追随者们纷纷致电，把这位觊觎大总统职位的野心家吹捧成不争权位的圣贤。

然而，曹锟在保定正在酝酿贿选一事传出后，引起全国上下一致反对。依附于皖系官僚的政客集团安福系予以反对，他们密派曹锟的死对头胡云滔到保定伺机刺杀曹锟。9月26日，曹锟到南关公园看戏，胡身藏炸弹潜入戏院，见曹坐在楼上，即冲曹投掷炸弹一枚，顿时爆炸，但未命中曹，仅伤观众一二人。曹对此大吃一惊，事后保派在贿选前后加紧警卫，以保证老师绝对安全。

2·2 贿选经费之谜

拥曹派仍紧锣密鼓地运筹着，他们的理论是“有钱能使鬼推磨”，于是决定用金钱收买议员这一招数。曹锟心腹王坦对吴景濂说：“曹锟赚了一辈子钱，不买一个总统当，又买什么呢！有钱买个总统当，才叫做有钱会花呢！花钱买总统当，比要钱得个贪污的名字臭一世强多呀，也比那个拿着枪把子命令选举的人强得多。”可是曹锟在北洋军阀中是个有名的吝啬鬼，既要当大总统，又不肯自己掏腰包，因此贿选收买议员的款项就得有人替他张罗。保派政客责成王克敏等人筹措贿选经费，但没有成效。接着又向直系各省摊派，以此法筹款也所收无几。后来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一个“捉财神”的办法，派出密查员20余人分赴大名、顺德、广平一带逮捕制造金丹、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，并搞了一个特别法庭来审理，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“小鱼”数人枪决示威，逼迫其余的缴罚款数千元以至数万元后予以释放。此外，这位省长又以“借军饷”为名，通令所属170县，分为大、中、小三级，每县筹措1万元至3万元不等。王承斌等在筹集贿选经费中大卖力气，无孔不入，闹得直隶全省鸡犬不宁，怨声载道。

2·3 先付款后投票

拥曹派在筹足贿选经费后，便放风说什么约法规定总统辞职后，国会应在3个月内选出新总统，摄政内阁的期限不能超过3个月。随后，山东省长熊炳琦（原任曹锟的参谋长）到北京主持大选筹备工作，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作为进行大选活动的机关。此时在沪议员每月只能领到300元收入，而在京议员每月实际可得600元，加上后来又把众院常会出席费增加到每星期100元，迫于金钱的诱惑力，一些离京议员纷纷返回北京。吴景濂的金钱诱饵之计初见成效。

到此时，大选筹备者就不再考虑什么“先宪后选”的问题，而是为“先付后选”问题绞尽脑汁。他们担心的是，先付款后选举，议员们不投票怎么办？同样，议员们则怕投了票不给钱怎么办？后经吴景濂等人再三考虑，决定在选举前先发给每票5000元的支票，选举完成后再持票到银行兑现。10月1日，贿选中心甘石桥俱乐部发出支票573张，每张为5000元。支票一律未填日期，须在总统选出3日后，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私章才能付款。但是议员们又怕得一张空头支票，银行里没有钱兑不了现，于是又派出代表做了一番调查，这样使贿选买卖双方才心里托了底。

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要在选举时凑够法定人数，即要保证出席选举会的议员人数必须有583人以上，以示贿选“合法”。贿选的筹备者为此千方百计派人四出活动，拉拢议员出席会议，甚至正式开会时还派人去拉未到会的议员，以凑足人数。

2·4 滑稽的选举

经过吴景濂等人紧锣密鼓地筹划，贿选丑剧大幕正式拉开。

1923年10月5日，总统选举会正式开会。会场内外军警林立，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便衣密探，遍布四周，如临大敌，到会者入

场须经搜身，只准进不许出，除议员及法定参观者外，任何人不得通过。并规定入席后不得擅自退位，院内备有丰盛的午餐，摆出一副不选出总统绝不罢休的架子。选举总统本是议会内部之事，阁员向不出席，但此次则不然，全体阁员及大选派之干将及军警当局，无不坐在席上，口讲指画。选举会主席吴景谦于上午8时半到达会场，原定10时开会，经查签到者不多，故临时改为不定时开会，等到会议员达到法定人数再正式宣布开会。甘石桥大选机关派出汽车180辆，分头接议员来赴会。上午11时40分，签到者仅400余人，急得吴议长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忙派可靠议员四出拉同乡同党议员，每人都要拉一人回来，为了凑数，甚至有些患病议员也被拉来。另外还临时决定只要肯出席即使不投票者，也一律发给5000元支票，直至下午1时20分，签到者才有593人，其中参议员152人，众议员441人，出席人数585人，刚刚超过法定人数。这时选举会主席吴景谦才正式宣布开会选举，推定检票员16人，吴并宣布投票办法。下午2时正式投票，至4时完毕，当众点票，结果曹锟得票480张，当选为大总统。选票中有孙中山18票。在废票中，有反对贿选的议员投了“5000元”、“孙美瑶”各一票，“三立斋”3票，以发泄不满。值得一提的是会前曾有浙江籍众议员邵瑞彭拿到支票后，把它正反两面拍成照片登了报，并告到京师地方检察厅，揭露贿选经过，当然在直系势力范围内的检察厅也不敢怎么样，不过这倒成了揭露贿选的实证。

大选告成，消息传到保定，军政要人及各界名流、乡绅巨贾等，争相入曹府祝贺。保定街头十分热闹，张灯结彩，鞭炮声声，搭台唱戏。巡阅使署布置得更富丽堂皇。6日那天，曹锟收到各方面贺电千余件之多。议员到保定恭贺“老师”当选的竟占两院议员人数五分之三之多。

总统“选举”事毕，10月8日继续召开宪法会议，经三读后匆匆通过了《中华民国宪法》，共13章140条，并定于10月10日曹

锬正式就任总统之时，举行公布典礼，通电全国依法公布，这就是中国宪法史上所称的“曹锬贿选宪法”。民国成立 11 年又几个月难得造就一部《宪法》，这次北京议员，竟能以三次会议，用 10 余个小时的时间，潦草糊涂中造成，实属惊人，被冠以“秽宪”的徽号。

2·5 荒谬的中华民国

10 月 10 日，曹锬一行乘专车赴京。京城显得一派节日景象，到处扎有彩牌、彩坛，盛况空前。所经道路、要口，军警林立，戒备森严，从前门车站至新华门，五步一人，十步一骑，交叉路口，必有一排人守卫，禁止往来，路铺黄土，真是有如皇帝之仪注。曹锬之左右，其快乐可想而知。忆及 40 年前大沽推车卖大布之时，真有点孤始愿不及此也。曹总统在文武官吏簇拥下，由正阳门入中南海怀仁堂，举行就职典礼，宣誓就职。

曹当选总统后，全国舆论哗然，举国上下唾骂之声不绝于耳，反对浪潮汹涌而起。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，孙中山发布讨曹令，全国学联总会通电声讨，上海、杭州、芜湖等地发生市民捣毁贿选议员住宅事件。各省团体纷纷调查参加贿选的议员名单，并予以曝光。外国使团也迅速发表言论，不予承认曹氏为总统。

曹锬贿选所用经费甚巨，共达 1356 万余元。其中，包括补助各政党党费 324.2 万元，特别票价 141 万元，普通票价 304.5 万元，宪法会议出席费 20 余万元，特别酬劳费 32.4 万元，“水敬”（夏季津贴）、“炭敬”（冬季津贴）和车马费 190 余万元，招待所临时费 120 余万元，秘密费 70 余万元。

3、被囚之谜

曹锟不择手段登上权力顶峰，但直系内部日渐分化、趋向衰败。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，冯玉祥北京政变，乃出乎曹锟意料之外，曹锟被囚禁于延庆楼。获释后仍欲重温总统旧梦，遭吴佩孚拒绝。一年又二十几天的总统，其结局凄凄惨惨，难道是因果报应吗？

3·1 冯玉祥起兵囚曹锟

1923年10月，曹锟通过贿选登上总统宝座，自以为得计，乐不可支，但好景不长，他就尝遍了前几届总统所遇到的兵不能裁、督不能废、军饷无法应付、财政无从整理等种种苦头。他不但无法履行上台许下的“统一全国”的诺言，就连直系内部也统一不起来。曹锟当上总统后，直系诸将纷纷以功臣自居，要求论功行赏。吴佩孚则更是拥兵自重，大权独揽，目中无人。冯玉祥、王承斌、齐燮元结合起来组成了反吴三角同盟。从此直系军阀由鼎盛而日趋衰败，逐步走向瓦解和灭亡。曹锟这任大总统注定是短命的。

1924年10月，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。曹锟接到张作霖从奉天发来挑战书后，急忙电召在洛阳的吴佩孚到京指挥作战。9月47日，吴到京后对他说：“老弟，我已经老了，辛苦你摄行陆海大元帅的职权，一切便宜行事！”18日，吴佩孚在公府回照堂组织讨逆军总司令部，自任总司令，调兵遣将，决心灭张。他向外国记者满有把握地说：“我出兵20万，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。”直军分三路开赴热河山海关前线与奉军展开激战。吴佩孚亲自出马督战。可是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，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却突然回师北京，反戈一击，发动了“北京政变”。10月22日晚，冯军先头部队进京，即派兵把守各城门，并占领了车站、电报局、电话局等要